王門宗旨

王門宗旨卷之十三

古剡周汝登繼元選

會稽陶望齡周望訂

旴江陳大綬長卿閱

新安余懋孳校梓

龍谿王先生語抄卷之三

答問

答梅純甫問

純甫梅子問狂狷鄉愿之辨

先生曰古今人品之不同如九牛毛孔子不得中行而思及于狂又思及于狷若鄉愿則惡絕之甚則以爲德之賊何啻九牛毛而已乎狂者之意只是要做聖人其行有不掩雖是受病處然其心事光明超脫不作些子蓋藏廻護亦便是得力處若能克念時時嚴密得來即爲中行矣狷者雖能謹守未辨得必做聖人之志以其知耻不苟可使激發開展以入于道知故聖人思之若夫鄉愿不狂不狷初間亦是要學聖人只管

之象了聖人忠信廉潔同流合汚不與世間立異象了聖人混俗包荒聖人則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尚有可非可刺鄉愿之善既足以媚君子好合同處又足以媚小人比之聖人更覺完全無破綻譬如紫色之奪朱鄭聲之亂雅更覺光彩艷麗苟非心靈開齊天聰明之盡者無以發其神奸之所由伏也夫聖人所以爲聖精神命脉全體內用不求知于人故常常自見已過不自滿假日進于無疆鄉愿惟以媚世爲心全體精神盡從外面照管

故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學術邪正路
頭分決在此自聖學不明世鮮中行不狂不狷之
習淪浹人之心髓吾人學聖人者不從精神命脉
尋討根宪只管學取皮毛支節趨避形迹免於非
刺以求媚于世方且傲然自以為是陷于鄉愿之
似而不知其亦可哀也已所幸吾人學取聖人殼
發尚有未令未至做成真鄉愿猶有可救可變之
機尚能自返一念知恥即可以入于狷一念知克
念可以入于狂一念隨時即可以入于中行入者

主之出者奴之勢使然也顧乃不知決擇而安于其所惡者不安于其所忍者亦獨何心哉

與陽和張子問答

問良知不分善惡竊嘗聞之矣然朱子云良者本然之善恐未爲不是繼之者善孟子道性善此是良知本體頗于有不善未嘗不知即良知也知之未嘗復行即致良知也學者工夫全在于知善知惡處爲之力去之決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必求自慊而後已此致知之實學也若曰

無善無惡又曰不思善不思惡恐鶻突無可下手而甚者自信自是以妄念所發皆爲良知人欲肆而天理微矣請質所疑

先生曰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善與惡相對待之後無善無惡是謂至善至善者心之本體也性有所感善惡始分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致其本體之知去惡而爲善是謂格物知者寂之體物者感之用意者寂感所乘之機也毋自欺者不自欺其良知也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良知誠切無所作僞

也真致良知則其心常不足無有自滿之意故曰此之謂自慊纔有作僞其心便滿假而傲不誠則無物矣知行有本體有功夫良知良能是知行本體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皆是指功夫而言也人知未嘗復行爲難不知未嘗不知爲尤難顏子心如明鏡止水纖塵微波纔動即覺纔覺即化不待遠而後復所謂庶幾也若以未嘗不知爲良知未嘗復行爲致良知以知爲本體行爲功夫依舊是先後之見非合一本旨矣不思善

不思悪良惕之說予嘗有書商及此事今述其大畧以請彭山深懲近時學者過用慈湖之弊謂今之論心者當以龍不以鏡惟水亦然夫人心無方體與物無對聖人不得已取諸譬喻初非可以比而論也水鏡之喻未爲盡非無情之照因物顯象應而無迹過而不流自妍自媸自去自來水鏡無與焉蓋自然之所爲未嘗有欲也着虛之見本非是學在佛老亦謂之外道只此着便是欲已失其自然之用吾儒未嘗有此也又云龍之爲物以警

惕所變化者也自然是主宰之無滯曷嘗以爲先哉坤道也非乾道也其意若以乾主警惕坤主自然警惕者未可自然自然者無事警惕此是墮落兩邊見解夫學當以自然爲宗警惕自然之用戒慎恐懼未嘗致纖毫之力有所恐懼則便不得其正此正入門下手工夫自古體易者莫如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乃真自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乃直警惕乾坤二用純亦不已是豈可以先後而論哉慈湖不起意之說善用之未爲不是蓋人

心惟有一意如能起纖綸成變化意根於心心無欲則念自一一念萬年無有起作止是本心自然之用艮背行庭之旨終日變化而未嘗有所動也可細細參玩得其瀟暢自然之旨從前所疑將不待辨而釋然矣

問孔子教人每每以孝弟忠信而罕言命與仁蓋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故但以規矩示之使有所執持然後可以入道大匠教人必以規矩若夫得心應手之妙在乎能者從之而已

之條貫則上下無間也今良知之亡不行

人而語之吾道不幾于藝乎且使學者棄規矩

而談妙悟深爲可憂也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然得手應心之妙不出規矩

之外存乎人之自悟耳孝弟忠信是孔子教人之

規矩孔子自謂子臣弟友之道有未能而學以忠

信爲主本以此立教亦以此徵學然孝弟忠信夫

婦所能及其至聖人所不能費而隱也孔子之學

務于求仁今日之學務于致知非有異也春秋之

時列國分爭天下四分五裂不復知有一體之義故以求仁立教自聖學失傳學者求明物理於外不復知有本心之明故以致知立教時節因緣使之然也良知二字是徹上徹下語良知知是知非良知無是無非知是知非即所謂規矩忘是非而得其巧即所謂悟也中人上下可語與不可語亦在乎此夫良知之旨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非有所加損也夫道一而已矣孔子與門弟子言未嘗不在于一及門之人能守莫如曾子顏悟莫如

子貢二子能傳師教故于二子名下標示學者以見孔門教人之規矩非曾賜以外無聞也孔子告曾子以一貫及其語弟子則示以忠恕之道明忠恕即一貫也子貢謂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性與天道孔子未嘗不言但聞之有得與不得之異耳棄規矩而談妙悟自是不善學之病非良知之教使之然也

答南明汪子問

問書曰作聖詩云無邪貴思尚矣而易繫亟稱

無思無爲何思何慮孟子掦良知以明仁義亦曰不慮而知夫知以不慮爲良則思爲無益矣禪家六行其一思惟似亦未嘗廢思也顧其上乘不可思議即一念起不啻千里失之此與孔孟之指同歸而詩書豁矣吾道一而已矣卽佛氏亦以不二爲法門第折其衷如之何其致一也

孟軻氏曰心之官則思以思爲職而得失係之故曰思者聖功之本書曰思作聖言思之本於脩也

詩言思無邪言思之本於正也思慎所以哉絲紀
易之繫曰何思何慮又曰易無思也若與詩書語
氏之言相背而馳此千古不決之疑案學者將何
所取衷哉昔上蔡問於伊川曰天下何思何慮伊
川曰有此理却說得太早繼而曰却好用功則已
覺其說之有未盡矣堯夫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
纔被鬼神覷破便然以爲修行無力然則未起之
思慮將何如也夫何思何慮非不思不慮也所思
所慮一出於自然而未嘗有別思別慮我何容心

焉譬之日月之明自然往來而萬物畢照日月何容心焉既曰何思何慮又曰百慮而一致此即伊川所謂却好用功之意非以效言也無思者非不思也無思而無不通寂而感也不思則不能通微不通微則不能無不通感而寂也此即康節所謂未起之思慮起即憧憧也自師門提出良知宗旨而義益明良知之思自然明白簡易睿之謂也良知之思自然明通公溥無邪之謂也惠能曰不思善不思惡却又不斷百思想此上乘之學不二法

門也若四輪則爲諸間之斷見矣夫良知不慮而
知卽一念起千里失之此孔孟同歸之指而未嘗
照於詩書者也會須大徹大悟始足以破千古之
疑而析毫釐之辨也

問兢兢業業翼翼乾乾堯舜文周由此其選後
之戒愼恐懼死然祖述憲章顧孔氏蔬水忘憂
顏子簞瓢不改卽曾子春風沂水獨當聖心蓋
其樂也濂溪相傳不離主敬及其尋孔顏之樂
雖曾點猶然以見大與之近世宗儒亦往往務

自得而求真樂夫懼與樂皆情之一也未發而有所中之謂何說者謂未得則懼得則樂之淺之乎窺聖人矣豈堯舜文王周公之聖一無所得而孔顏顧自循假邪乃今專事戒慎恐懼沒矜持語樂而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知或失則蕩要之無兩可者也願聞其方

樂是心之本體本自活潑本自脫洒本無罣礙繫縛堯舜文周之兢兢業業翼翼乾乾只是保任得此體不失此活潑脫洒之機非有加也戒慎恐懼

是訓述虞廷之心法孔之疏飲顏之簞瓢點之春
風沂詠有當聖心皆此樂也夫戒慎恐懼非是矜
持即堯舜之兢業不覩不聞非以時言也即吾心
之本體所謂修道也戒慎恐懼乎其所不覩不聞
是合本體功夫有所恐懼則便不得其正懼與樂
非二也活潑脫洒由于本體之常存本體常存由
于戒慎恐懼之無間樂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知
是樂到忘處非蕩也樂至于忘始爲眞樂故曰至
樂無樂濂溪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必有所

指明道鳶飛魚躍與必有事同一活潑潑地不悟只成弄精魂其旨微矣

問繼善成性易言之後世之論性紛紛矣豈非見下愚不移者多而言然耶見孺子而惻隱見委壑而有泚則性善之說不辨自明而陽明先生又謂無善無惡者性此與性無善無不善者何異豈以纔言善便有不善未免滯于一偏故混言爲是而孟子性善之說亦有所不得已而姑爲救弊之言耶若是則無善無惡者性與性

然不善[illegible]何[illegible]物也然否

王子答性善本於大易繼善成性之言人性本善非專為下愚立法先師無善無惡之旨善與惡對性本無惡善亦不可得而名無善無惡是為至善非慮其滯於一偏而混言之也孟子論性莫詳於公都子之問世之言性者紛紛不同性無善無不善似指本體而言性可以為善為不善似指作用而言有性善有性不善似指流末而言斯三者各因其所指而立言不為無所見但執見不忘如群

言僅窺各得一端不能觀其會通同於日用之不
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孔子性相近習相遠上智下
愚不移之言又孟軻氏論性之本也至于有物有
原徵于蒸民之詩孔子說詩之義斷然指爲性善
發者謂發前聖所未發亦非姑爲救弊之言也而
諸子之議乃謂性本無善無不善既可以言善亦
可以言惡有善有惡亦可以言善惡混而性善之
論若有時而窮大都認情爲性不得孟子立言之
本旨先師性無善惡之說正所以破諸子之[illegible]

而歸於大同了徹已[illegible][illegible]心也

與存齋徐子問答

徐子曰鏡體本瑩故黑白自辨若鏡爲塵垢所蔽須用刀刮磨以復其本體刮磨正是致知工夫苟執非樹非臺之說只懸空談能辨黑白恐終無益而卽其發處先已落想像推測日汨沒於議而不自知矣

先生曰致知正是去垢工夫不落想像推測若我公見教誠後學通病不可不深省非樹非臺不是

[illegible]了便依然復認得本來無物宗旨自無塵埃可
[illegible]終日行持只復此無物之體若此外加一毫幇
補湊泊終日勤勞秖益塵妄而已

徐子曰見教終日行持只是復此無物之體甚
善益工夫本體原非二物故無二用若以工夫
可無則本體畢竟不可復而當應用之時不免
求助於幇補湊泊矣

先生曰某不是謂工夫爲可無只良知不學不慮終
日學只是復他不學之體終日慮只是復他不慮

之微無工夫中真工夫非有所加也工夫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後世學術正是添的勾當所以終日勤勞更益其病果能一念惺惺冷然自然窮其用處了不可得此便是究竟語

答五臺陸子問

萬曆庚辰春先生遇五臺陸子於嘉禾舟中謂曰八十老懷生死一念比舊較切究明此學共證交修同心之願也陸子因舉大慧謂若要徑截理會必須看箇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頭得這一念子㘞

地折㘞地破方了得生死方名悟入將妄想顛倒
底心思量分別底心好生惡死底心知見解會底
心一時按下只以話頭爲拄杖不得將心等悟不
得作道理會不得向舉處承當不得向擊石火閃
電光處會不得向意根下卜度不得向揚眉瞬目
處絲根不得向語路上作活計不得向文字中引
證不得颺在無事甲裏直得無所用心心無所用
之無聊賴時莫怕落空能知得怕者是誰心頭熱
㵽㵽時覺迷悶到這裏却是好消息不得放歇提

提撕來提撕去忽然囮地一聲便見剖斷也此是
大慧老婆心切拖泥帶水破生死之利刀舍此更
無可用力處先生曰予嘗以持話頭公案質於
先師謂此是古人不得已權法釋迦主持世教無
此法門只教人在般若上留心般若所謂智慧也
嗣後傳教者將此事作道理知解理會漸成義學
及達磨入中國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從
前義學盡與刊下傳至六祖以後失其源流復成
義學宗師復立持話頭公案頓在八識田中如嚼

鈇酸餡無義路可尋討無知解可凑泊使之認取本來面目圓滿本覺真心因病施藥未嘗有實法與人善學者可以自悟矣先生因祖陸子看話頭與致良知公案是同是別陸子曰若要了生死必須看話頭若只守定致良知再得八九十年也了不得先生曰此亦人之言吾心也今將先師知之一字作趙州無事話頭日用所行所時不昧此一點靈明不作知解想不作道理會亦不作上緊提掇亦不作玄妙領畧此便是了了常知宗派否陸子曰

公舍不得致良知四五十年精神流注在此已有師承且了世間法幹經世事業若要了生死出世間事必須看話頭方是大超脫分當二者不相和會君請擇於斯二者先生曰世出世法本非兩事在人自信自悟亦非和會使之一也若教誨我致良知功夫欠誠一真切未免落知解淺路未能脫得凡心尚以分別爲知未會復得無知本性不敢不自力若要舍致良知另看箇無事話頭直是信不及且持話頭只爲要見般若本覺真心良知

即是智慧無有二法若教會子良知所持又何事耶陞子因請問致良知功夫先生默然良久曰子信得良知未深不曾在一念入微切已理會故以爲有二法且子自信看話頭果得專精綿密無滲漏否今年已六十亦該着緊時候可得時刻堅持打成一片精神融結無間斷否一切凡心習氣之萌能以無事話頭頓放在何處若以爲功夫未熟還須從根上究竟光明種子以求全體超脫未可專以熟不熟爲解也金剛楞嚴有四相有四病要

認四大爲我相斷我相爲人相所悟爲衆生相所愛爲壽者相有作有止有任有滅爲四病四相不出人我愛憎四病不出有爲能所凡動氣皆是我相未忘未離四病學道人未了公案古云打破虛空爲了當不可以不深省也先師良知兩字是從萬死一生中提掇出來誠千聖秘密藏學者自得之可也陸子曰宋之儒者見道於濂溪明道只在人天之間亦未出得三界欲界爲初禪色界爲二禪無色界爲三禪雖至非非想天尚住無

色界內四禪始爲無欲阿羅漢於出三界天人不足言也先生曰此事非難非易三界亦是假名總歸一念心忘念慮即超欲界心忘境緣即超色界心不着空即超無色界出此則爲佛乘本覺妙明無俟於持而後得也先師謂吾儒與佛學不同只毫髮間不可相混子亦謂儒佛之學不同不可相混其言雖似其指則別蓋師門歸重在儒子意歸重在佛儒佛如太虛太虛中豈容說無說重自生分別子既爲儒還須祖述虞周效法孔顏共究良

知崇旨以修父子以齊君臣以親萬民普濟天下紹隆千聖之正傳儒學明佛學益有所證將此身心報佛恩道固並行不相悖也

過豐城答問

先生過豐城訪見羅李子其兄勵齋與胡可平謁先生宿於舟中各陳所見勵齋謂靜中覺有怡然和適之意及至動應便覺有礙不能適適可平謂時常應感行雲流水若無礙相及至靜時便覺茫渺無主不見有寂然氣象先生曰二子用功動靜

二境受病煞不同正好相資爲益靜中怡然順適只是氣機偶定非是寂然之體須見得寂體是未發之中方能立大本方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學須有主方能順應可平原從見上承領過來未曾理會得寂體真機行雲流水亦只是見上打發過去不曾立得大本所以不免泛蕩應用處終是浮淺古人溥博淵泉爲恭氣象原是吾人本領功夫此處得個悟入方爲有本之學不然只成弄精魂

汝吾至請曰亮最初從事養生術後聞同志講學

良知之說始有至於聖學平生頗守道義畏名節未免依傍而行不能放手纔不照管更落茫蕩時時照管意思未免沉滯無有超脫之期如何則可

先生曰此總是致良知功夫未得下落有諸已謂信良知是天然之靈竅時時從天機運轉變化云爲自見天則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何嘗照管得又何嘗不照管得吾人不守道義不畏名節便是無忌憚之小人若於此不得轉身法纔爲道義名節所拘管又豈是超脫之學嘗謂學而有所忌憚做

不得真小人爲善而近名做不得真君子若真信得良知過時自生道義自存名節獨往獨來如珠之走盤不待拘管而自不過其則也養生家不超脫則不能成丹吾儒之學不超脫則不能入聖千勉之而已是夕見羅自省趨歸聞先生已入省復亟趨南浦相會日自陳日來用功請正先生曰吾子氣魄大擔負世界心切與衆人瑣瑣役倆自不同但未免爲氣魄所勝功夫未能時時入微相別逾年意思儘沉寂功夫亦漸細膩既得覿于諸同

志相規相礪互相勸策一日千里當有孚也然予
相未忘到底不忘照管求無超脫之期懸崖撒手
直下承當若撒不得手捨不得性命終是承當未
得在試相與洛參之他日再見有以復我

自訟問答

或曰子之自訟以所蓄為外物不以動心似矣若
累朝誥勅列祖神廚圖書典籍及陽明夫子遺墨
乃人倫之所重人道之所珍未可槩以外物少之
也予曰然　誥勅者祖父相傳之告身君之寵命

敢不貴乎昔者孔氏世有明德三命滋益恭然詳於孔子孔孫傳世千百年未艾者乃其世德之積慶未必專以三命存亡為輕重也於此輕一分便是慢君之心於此重一分便是微䘏之心此可為知者道也士夫告身敕以傳後子孫不肖不能自守至有鬻為衣食之資者所貴果安在哉神廚被燬誠為不幸古有造室新主之禮宗嗣苟完莫重妥靈亦以逭不孝之罪也圖書典籍學問答疏眾集亦藏一例灰散固為可惜自念衰年精力無多

圖跋況別有用心處非復守其删訛故非之
斯或者天意假此以示至教未可知也唐虞之朝
所載何書魚兎若獲筌蹄可忘於此求得遺放得
下得其不可傳之秘六經亦糟粕已耳先師墨寶
一字千金神龍之遺爪也愛惜之意豈與人殊因
念至人心畫原從太虛中來至寶鬼神所護不能
久留於世復還太虛亦是常理古德傳授有得其
皮者有得其髓者爪亦皮耳果能其髓何惜其他
徒以爲墨妙奚而珍之則與玩器等耳奚足多

或曰多口之憎聖賢所不免予務自反不以人
言爲非可謂得止謗之道矣學術不明友道日衰
世人不肯成人之美不信其心而疑其跡使爲善
者懼可爲世道惜也予曰不然心迹未嘗判迹亦
可疑畢竟其心尚有不能盡信處昔有士人謗先
師以爲雖講道德只做得功名之士先師聞之曰
此士人非謗我乃見稱也古之人志於功名則不
動心於富貴予雖日講聖人之學少有不謹墮落
富貴之念或時有之況功名乎蓋其心尚有所求

能信也自信此生决無盜賊之心雖有褊心之人亦不以此疑我若自信功名富貴之心與决無盜賊之心一般則人之相信自將不言而喻矣不肖今日自反亦若是多口之憎正吾求以增益之地豈敢以爲謗而止之也若夫學術不明世之學者未免以彌縫黨與爲是非詆訴易疑交道日衰相與者不肯原其心而徒泥其迹故謗易興此誠可爲世道惜也昔者鮑叔之知管仲分財多而不以爲貪謀事不中而不以爲愚戰敗而不以爲怯受

辱而不以爲無恥蓋信其心也故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知我之恩與生我者等豈易易者哉在不肖惟有自反益求自信以守師門家法不敢以此望於人人也

或曰子之自訟切切以禍福爲言殆爲常人立教之權法聖賢之學無所爲而爲恐不專以禍福爲警肆也予曰然聖賢之學根於所性雖不從禍福起因而亦未嘗外於禍福禍福者善惡之徵善惡者禍福之招自然之感應也聖賢之處禍福汎[illegible]

人同而認禍福與常人異常人之情以富壽為福以貧夭為禍以生為福以死為禍聖賢之學惟反諸一念以為吉凶念苟善雖顏之貧夭仁人之殺身亦謂之福念苟惡雖蹠之富壽小人之全生亦謂之禍非可以常情例論也良知無善無惡謂之至善良知知善知惡謂之真知無善惡則無禍福知善惡則知禍福無禍福是謂與天為徒所以通神明之德也知禍福是謂與人為徒所以類萬物之情也天人之際其機甚微了此便是徹上徹下

之道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噫安得玄機之士相與論禍福也哉

答李克齋

承兄慰存痛苦之情藉以少舒江行亦漸遣釋默默哀苦中悟得自己只有一點靈光是從生帶來的雖男女至親一些子靠不着況身外種種浮浪長物尚可藉以長久耶古人云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眼前且道放不下的是何物吾人只在世間討箇完行名色將一種好意見揀些好題目做包裹

周旋討些便宜換過歲月亦是結果了一生若要做個千古真豪傑會須掀翻籬籠掃空窠臼徹內徹外徹骨徹髓潔潔淨淨無些覆藏無些陪奉方有箇宇泰收功之期吾人今日之學欲求取信于天下須從自家信起暗室之內勿謂人可欺鬼神時時照察若自己處心積慮一毫有愧於鬼神便是自欺縱使要討世間便宜鬼神皆能算帳不由人討得鬼神與人幽明只一理欺不得已便是欺不得人自己信不過欲求人之信己譬之身人飽

息而欲求人以芝蘭親就不可得也不亦虧天之靈偶然得箇悟入故深信不疑以為千古絕學廢幾有在於此不惜口業每每與諸公一談以盡交修之懷非不自量也若不是自己真有個悟入處雖盡將先師口召言句一字不差一一抄謄與人說祇成剩語誣己誣人罪過更大以其無得於己也諸公果肯信不肖之言不為虛妄只當聽信先師之言一般還須轉箇關捩子默默體悟方得相應若只以世間包裹陪奉心腸便欲承當此件事

啓之懦夫擔負九界不得外者而後知其不勝任也

與李克齋

人生只有這件事凡生時不曾帶得來死時不曾帶得去的皆不須一毫着念認爲已物方是超外物大丈夫公餘不妨與諸公時時覓會究明此件事此件事原是爲自己性命教學相長不是立門戶了故事做的老師一脉僅存如綫望兄出頭擔負從心悟證從身發明使此學燁然光顯於世與

吾儕作榜樣不徒氣魄承當而已也

與潛水簾

此件事是吾人隨身資糧不可一時不究察但其間煞有機竅若不得其機不入其竅雖終日檢點矜持只成義襲之學且如司馬君實平生無妄語心事可質神明名重四夷豈非世間豪傑之士但一念入微未得穩貼毋寧於心時常念個中字未免又爲中所纏縛其擬玄作潛處亦是繫心之法以其未得機竅也人心本虛本有未發之中若悟

徇時中不徇俗庸人徇習反身而求無不具足時
時憬於心是謂傑我所生孔孟家法也自古聖賢
眞豪傑人做然豪傑而不聖賢亦容有之未見行
不著習不察未爲聞道以其未悟也陽和謂予曰
學者談空說妙無當於日用不要於典常是之謂
詭口周孔身章縫而行商賈是之謂僞懲詭與僞
之過而遂以爲學可不講友可不會獨學自信冥
行無聞是之謂叛問有行比一鄉智效一官自以
爲躬行君子安於小成而不求上達是之謂畫茲

四者病雖不同其爲無得于學均也陽明先生云心之良知是謂聖揭出致良知三字示人真是千古之秘傳入聖之徒徑時時提醒時時保任不爲物欲所遮意識所障尽簡廣大天下之能事畢矣某非私一陽明先生千聖之學脉的然在是不可得而易也可謂卓然自信勇於任道者矣

與衡念齋

吾惟丈深信先師良知之學一切應感能直心以動不作安排否致知無巧法無假外求只在一念

入微處討眞假一念神感神應便是入聖之機識
子所謂集義是時時求慊于心纔有億度便屬知
解纔有湊泊便落格套纔有兆朕便涉氣魄皆是
義襲王伯誠僞之所由分也唐虞之時所讀何書
危微精一之外無聞焉後儒專以讀書爲窮理循
序致精居敬持志隔涉幾許程途揣摩依倣將一
生精神寄頓故紙堆中忘却本領工夫談王說伯
別作一項伎倆商量晦翁晚年亦已自覺其非矣
所謂君子之過聖賢之用心也先師信手拈出良

知兩字不學不慮以直而動乃性命之樞精一之宗傳也遡者撫按連疏出躬先師從祀已蒙平泉宗俞題請荷　聖旨命九卿會議近今未見題覆吾世丈既已深信其學又嘗可為之時會須明目張膽一陳昌言使此學曉然光顯于天下已信者益堅其信心未信者漸釋其疑慮使忌者獻誠慢者致恭所謂為代聰仰清明一脉事也夫學有嫡傳有支派猶家之有宗子與庶孽也良知者德性之知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明得所以然識心通顏

一[illegible]所謂約禮也多學而識則[illegible]學所謂
之不能自信其心于貢子張所謂支派也盖良知
不由聞見而有而聞見莫非良知之用多識者所
以蓄德德根于心不由多識而始全內外毫釐之
辨也顏子沒而聖學亡後世所傳者子貢子張一
派學術沿流至今非一朝一夕之故先師所倡良
知之旨乃千聖絕學孔門之宗子也漢唐以來分
門傳經訓詁註述之徒所謂廡學者晃然列于廡
下而為宗子者尚泥于紛紛之說不得並列于俎

豆之間以承繼述之重者亦有似是而難明者乎向來學諫言事者每以薛文清與陽明先師並舉從祀說者爲文清之學舉世皆以爲是而陽明尚有議而非之者又之以待其定夫丈夫蓋棺事已定矣何待于又若以是非之有無爲高下恐非所以上人品而明學術也自良知之學不明于世人人失其本心未免以毁譽爲是非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者有之矣是非者好惡之所從出也孔子六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若徒以毁

世有自認宗傳以爲易𢾗是非無從而明者則流血以爲澄民迷者是非之則千聖相傳只滴血也人品之高下係學術之邪正學術之邪正係吾道之盛衰吾道之盛衰係世運之汚隆此在當局諸公未持世教之責非區區阿好所得而私也

答趙尙澤

所示日來工夫想見兄日用行持煞肯用力煞肯發見此中正好商量者慾深痼劑情極難此已一六

何道語若非極下苦功令本心時時作得主宰未有不以從欲爲自然者孔子年七十方能從心所欲不踰矩若人豈可容易放過然此卻非禁絕所能制須信本心自有天則方爲主宰須信稱稱將欲皆是本心變化之迹時時徹應不過其則方爲服煉若不信得過些子只在二見上參泪支持下苦工時便是有安排討見成時便成無忌憚未免陷落兩邊其爲不得應手則一而已

來教謂道理本來具足起心求之而愈遠放下即是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齋戒神明洗心退藏此也所見彌近然亦從耳根入來終費許多擬只今且道所起是何心所放是何事行乎其中是何物所齋戒所退藏是何行持若是真悟須言下便須了徹才涉商量卻去乆矣來教疑致知反在格物之先夫先師格物致知之旨本無先後致知者致不慮之知是千古秘密靈明之發格物者格見在之物是靈明感應之實事故致知在于格物

則知非空知格物本于致知則物非外物此孔門一貫之旨無內外無精粗而不可以先後分者也世固有以明心見性爲致知者矣而遺棄人倫物理則真性便有不遍之處是謂落空亦有以窮至物理爲格物者矣而以知識爲知及在事物上求箇定理則內外便成對法是謂玩物二見紛紜而聖學始亡道之不明于世有自來矣

答羅念菴

讀來教知日來于此事件殺有著落吾道何幸但

此中不可生識解良知非知覺之謂然舍知覺無良知良知即是主宰而主宰淵寂原無一物吾人見在感應隨物流轉固是失却主宰若曰吾惟于此處收斂握固便有樞可執認以爲致知之實未免猶落內外二見固知吾兄見處圓融雖精神著到而不著一物然纔有執著終成管帶只此管帶便是放失之因比之流轉馳逐雖有不同其爲未得究竟法則一而已兄且道孩提精神曾有着到也無鳶之飛魚之躍曾有管帶也無驪龍護珠終

有珠在以手持物終日握固會有放時不捉執而自固遁忘于手者也惟無可忘而忘故不待存而存此可以自悟矣

與羅念菴

兄見在行持由盡物理已知不落格套誠經綸之實際但云見在良知必待修證而後可與堯舜相對尚望兄一默體之蓋不信得當下具足到底不免有未瑩處欲懲學者不用工夫之病并其本體而疑之或亦矯枉之過也眞學者不相干

術上腦毫釐之辨關涉不小故復以請正于
先生當在所諒察也

答耿楚侗

謂喜怒時更有不遷者在是皆未悉區區所論不
遷原旨先師謂顏子不遷有未發之中始能此亦
權法夫未發之中是太虛本體隨處充滿無有內
外發而中節處即是未發之中若有在中之中另
爲本體與已發相對則成二本矣良知知是知非
原是無是無非正發真是真非之義非以爲從無

是無非中來以標末視之使天下胥至于惛惛懂懂也不肖之意亦非欲人極深一步領會不識不知良知之體本來如是非可以深淺高卑抑揚而論也不逆此一關終落見解分疏終未歸一辟諸日月之往來自然往來即是無往無來若謂有箇無往無來之體則日月有停輪非往來生明之旨矣

與趙南江

吾兄處困圀中三年於茲動心忍性必有増

然其消閒翰墨不過一時遊戲翫弄之具非吾人所謂有托而逃焉者也南山御以此病兄過矣弟之所未滿于兄者卽不在此夫天生吾人不能泯生亦不徒浪死必須有箇安立處此是吾人一生大主意主意既定一生精神命脉盡皆歸嚮從此一路作用發揮自愛自修自成自道無愧可遺無累可釋所謂貧賤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此得不從外來直須自信本心從無此子倚靠處確然立定脚跟一切務外好名凡情習態全體斬然放下一

毫不使營絆胸中始為有用力處若從粗采上馳逞氣魄上湊泊想像聞見上求解悟皆是前病改頭換面作障緣皆非所謂自得也君兄見在自悟覺果何如審觀兄精神似不受困然尚浮而未實也悟入處不為無見然尚涉於億說未免閒圖度收斂氣容貌若能脫洒無累然未能凝定沉和翕斂發散多從作意為之未見天則也審若是則其所謂自得者得其似而已素位實際未得相應審若是則其所謂增益者只在皮膚影響之間不過

於前病上添得一層粉飾遮卻只入動氣

或未止此也夫以吾兄如許聰明如許力量於聖賢路逕如許信受天之所以玉成於兄者何如固方同志所以繫望于兄者何如先師眷眷所以注念於兄者何如兄之自待自恕乃止若是是以傍侯之珠而彈雀持千鈞之弩而發機于鼷鼠也豈不重可惜哉

復顏冲宇

所論我　朝理學正傳惟薛文清陽明先生二人

文清之學切問近思似曾參陽明之學直截簡要似曾點千聖學脉自有真正路頭在于超悟文清只是敦行君子與曾參之唯非同科先師龍場一悟萬死一生中磨煉出來靈靈地一根真生意千枝萬葉皆從此中發用乃是千聖學脉世謂點之學不如由求赤此後儒臆見非通方之論也堯舜事業蕩蕩巍巍莫非道心發用之實學所謂一根真生意非待作爲而後有也充曾點浴沂之見便是堯舜氣象由求赤詎可同日語哉顏子殁而聖

以上元公獨得千載不傳之秘明道伊川且有茂叔有點也浴沂氣象此學脈也愚謂我　朝理學開端還是白沙至先師而大明白沙之學以自然為宗從靜中養出端倪猶是康節派頭于先師所悟入處尚隔塵此須面証默識非言說可盡也學以見性為宗若見得性之全體所造自別亦存乎心悟而已

與沈鳳峯

我公天性純篤雖處高年未失赤子之心只此便

是道根吾人所以與道相遠只此機巧伎倆作祟
且道赤子喜便喜啼便啼行便行坐便坐轉屡未
嘗留情曾有機巧否曾有伎倆否我公具如此道
根未能超凡入聖只是信此未及未免行不著習
不察自壯至老未能超然只尋常挨排過了若信
得此及只從道根真生意培植長養將去自當有
水到渠成時候

答王鯉湖

一念之發知其所不安而勉強制之而後念又復

萌此却是滅東生西之病聖門慎獨宗旨當不如是夫獨知者非念動而後知也乃是先天靈竅不因念有不隨念遷不與萬物作對辟之清淨本地不待洒掃而自然無塵者也慎之云者非是強制之謂只是兢業保護此靈竅還他本來清淨而已在明道所謂明覺自然慎獨即是廓然順應之學悟得及時雖日酧萬變可以澄然無一事矣然此却非知解意識所能揣擬格式所能支持紫陽云非全放下終難湊泊只今且道放不下的是任麼

念頭于此勘得破便是用力處亦便是悟入處

答李漸庵

吾人此生幹當無巧說無多術只從一念入微處討生死全體精神打併歸一看他起處看他落處精專凝定不復知有其他此念綿密道力勝于業力習氣自無從而入雜念自無從而生此是端本澄源第一義所謂宗要也若持念不堅散緩浮動道力爲業力所勝强勉支持襍念遣而愈增習氣廓而愈擾所謂泥裏洗土塊更無有清脫時也然

人力與力本無定在相勝之候存乎一念覺與不覺耳不覺則非昏即散纔覺則我大而物小內重而外自輕此持衡之勢也隱隱轉移行持久此類有證入生死如晝夜人所不免任之而已

易曰貞吉悔亡悔生于動自信良知直心而發天則在我是謂貞吉而悔亡譬之日月之明自有往來未嘗有所動也纔涉安排即爲憧憧萬起萬滅衆欲相引而來是爲朋從爾私非自然之往來也試於默坐反觀時密加體究動與不動只從一念

入微處決之此乃本心粹然之靈樞非可以意識承領而得孔氏云未知生焉知死此是究竟語非有所未盡也吾人生於天地間與萬緣相感應有得有失有好有醜有稱有譏有利有害種種境界若有一毫動心便是臨時動心樣子一切境界有取有舍有欣有戚有一毫放不下便是臨時放不下樣子生之有死知晝之有夜知晝則知夜非有二也于此參得透方爲盡性方爲立命方是入聖血脉路若不從一念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入未究求助於

外以爲真儒將將使然也作入如學者但供世間
好惡目轉眼盡成空華與本來性命未有分毫交
涉處也

與劉凝齋

此事非難非易非急心管帶亦非厭心忘懷固不
可舍穢而取淨亦不可逐妄而迷真酬酢變化自
有天則變變順逆之來能如風之過樹一一不動心
自變之與覺能一如是六根互用無攝無散不落
動靜一見直饒透過諸關猶是色身邊事與本

來而日尚闕一處不用也然區宇此是究竟語幸
察之

答劉凝齋

吾人以經世爲學乃一體不容已本心非徒獨善
其身作自了漢經綸之學原於立本與天地同其
化育一念無所倚其機不外于一念之微此於脉
世有人之學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
功能此四者念中一有所着皆倚也師門良知之
學千古絶學本心之靈性[illegible]不同[illegible]

什□則名什麼變之物影物物影曰一照照中
真所謂知也妍媸黑白照中分別彰事所謂識也
若挑妍媸黑白以飾纖觀則靈知反為所蔽矣此
古今學術毫釐之辨也幸密察之

答王敬所

首夏領吾兄山中手教中夜囬地一聲不知此身
在何處擬頻闕發便入法門展轉玩繹便是大慧
一邊法語得禪理者不諱禪名以靈山少林為不
以德山臨濟只作賞弄此是阿佛喝祖伎倆

[illegible]前世宿習數千百年行數十歲與未契者皆既以請業報敎之兄門同來學道者備入自備處參山中日夜逼授始外從前意解盡屬情識夫意者心之用情者性之倪識者知之辨心本寂然意則有善有惡性本寂然情則有眞有僞知本渾然識則有區有別苟得其本爲然出之到處逢源無所待于外衷根于心是爲誠意情歸于性是爲至情識變爲知是爲默識不揣其本而惟末之求是成意去情而離識未[illegible]盡虛妄耳[illegible]人

上自然也凡語知之一字云云[illegible]
之門如不自得手隨人妍媸止是口舌上功果誠
然誠然良知虛體不變而妙應隨緣玄玄無轍不
可執者淨淨無瑕不可污染一念圓明照徹千古
遇緣而生若以為有而實未嘗生緣盡而死若以
為無而實未嘗死通晝夜一死生不墮有無一見
未嘗變也惟其隨緣易于憑物時起時滅若存若
亡以無為有則空裡生華以有為無則水中撈月
臨期一念有差便墮三途惡道皆緣應也自其不

言之凡即爲聖自其聽經言之聖即爲凡冥脩密移次諸當念入聖入凡更無他物不可不慎也凡謂知上加一致字在曾子已屬葛藤前所見教亦不願領可謂自信之過矣古人立教皆爲未悟者設不得已而有言若論父母未生以前本無污染何須修證天自信天地自信地有言皆是謗六經亦爲葛藤齒是一把骨耳是兩片皮更從何處着言與聽也哉夫教有顯有密凡有言可筌有思可得列爲六經皆爲顯教顯在言思可說可擬所

謂縛也父母未生以前玄玄淨淨言思路絕不可執著不可污染所謂解也不明顯密之機不墮於相則淪于空非善教亦非善學也兄謂三十年盤桓至此實有所見不是拾人剩語此段心肝惟翁可與剖判不然幾枉過一生此悟後真實語不肖敢謂兄未有所見自此以往工夫儘無窮尚須有理會處不但已也文殊表智普賢表行善才在文殊會下已得根本智及在普賢會下遍叅行門尚被迷失辟之良馬之履康莊方是起腳第一步過

都歷塊尚涉千里程途遂然然自信視千里爲咫
尺猶未免掠虛意思在非眞際也見自此能一切
差別景象不離當下因地一聲全體放得下全體
提得起掃盡意識情塵直至不迷之地所謂信手
拈來頭頭是道方許爲實得耳見謂佛陀百千義
海教門正是法身中一帳簿直饒經綸盡大千世
界亦是腦後餘光此等見解從何處得來今既如
此勘破此後經綸事業又從何處下手方免濶迂
平地行船虛空走馬可與知者道不然又成煎話

吾兄數不肖八十歲餘今日不了何時了望兄誠切愛我誠至敢不拜教古云了尚不可得豈有能了之人撒手同行披襟一咲直出天地之外登須彌山頂以望世間此世出世法無足而至無翼而飛誠非拏雲掣電手不足以了此一着期與兄終勉之耳此件事須心肯意肯自證自悟直下承當若待呼始上船已隔幾重公案兄謂此一番悟是重生光景恐落窠臼亦欲掃除其信然也不肖亦曾記古德有偈云彩雲堆裏仙人見手把紅羅扇

遮而急須着眼看仙人莫認僊人手中扇且道與
艷辭是同是別請細參之

與莫中江

此學未嘗廢聞見但屬第二義能致良知則聞見
莫非良知之用若藉聞見而覓良知則去道遠矣
顏子德性之知子貢多學之識毫釐之辨在孔門
已然況後世乎吾人此生只此一事學未入𡖖終
涉皮膚即今請究知與識何辨回與賜孰賢反諸
一念之微細細別白所謂毫釐者何在得箇只

的路頭始會所已得者務求其所未得者教學相長日著日察使此學燁然光顯於世于師門庶爲有補方不辜負丈夫出世一番耳

答孟會源

大學一書乃千聖心脉徹首徹尾徹體徹用只好惡两字盡之吾求術此兩字以爲聖學之宗可謂一口道盡至博而至約者與孟子論夜氣好惡與人相近正是指出良心本來真頭面箕子陳範以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爲王道錫民之極平旦虛明

之養養此而已皇極之建建此而已非有二也大
學者大人之學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慎獨致知一
循乎好惡之自然而無所作位育之微機也故自
意身心以至國家天下皆以好惡發之首尾相承
體用一源也中庸戒懼慎獨誠意之功莫見莫顯
必有所感之物慎獨者正所以致知而格物也好
惡本乎性情無有作好作惡正是未發之中發而
中節之和未發之中正心之屬中節之和修身之
屬致中和則本立而道行天地自此位萬物自此

而家齊國治天下平而王道備矣此聖修之極功
大學之能事也後儒以誠意之前另有致知之功
分知行爲先後則中庸由教而入者爲無頭學問
將何所藉而從入乎吾丈謂格物致知原非缺漏
無待于補可謂得其肯矣但謂明德是愼獨之功
未與物接至親民始與物接似未免于分析之過
夫明德是萬物一體之體親民是明德應感之迹
正所以達其一體之用也聖人之學恒寂恒感無
間于有事無事而豈限於物之接與未接乎大學

論絜矩之道惟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上下所感之物也所惡於上下是謂良知毋以使下事上即是格物致知平天下之要本諸好惡好惡之真本諸良知而已大人事業可當兒戲惟丈其重圖之

與張陽和

區區近來勘得生死輪迴一關頗瞰明切皆從一念妄想所生道有輪迴便是覓空中之華道無輪迴便是撈水底之月有無之間不可以致詰默契

之可也

與李見亭

此行望吾丈全體擔荷隨上隨下隨闊隨狹學切切以發明此學為事做個出世間大豪傑眼目前勘得破不為逆順稱譏所搓脚跟下劄得定不為得喪利害所動時時從一念入微醞釀主張討出超脫受用纔有所向便是欲纔有所着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着便是絕學無為本色道人一人爲[illegible]更有何事區區日用行持亦只如此吾丈

既生志向安身立命已無別路可走但日用應感
尚涉悠悠欠發疑欠受苦進學全在疑大疑大進
小疑小進不疑不進譬之行路既有必到長安之
志纔舉足起途便有三叉路可疑疑了問問了又
走不肯半途而廢必到長安而後已若終日悠悠
坐謀所適或雖行路而不肯發狠自由自在終無
有到長安之期也吾人既在路上盤桓風波之逆
順盜賊之縱横即次懷資之得喪困心拂意有多
少苦在若是到長安之志不肯休歇境愈苦志愈

堅衝前冒險求遂其志若欲自討安便纔遇些小
苦境便生退心亦終無得到之期也今者則何以
異此兄既要做千百年大豪傑不要只討見前寞
坐快活受用內翰清高無留無難亦易養壞人有
志者當生懼心必須大疑大苦一番疑者信之因
苦者樂之基經此大疑況着研究若無奏泊方能
有諸已而信不然知解儱侗而已受此大苦轉展
磨礲若無聊賴方能反諸身而樂不然情境假借
而已舉子釣之間者非為獲不能勝區區於丈日

有致焉學問之於人也如魚之於水纔一相離便生枯渴此生可與性命相許者眼前能復幾人種種力行好事只是求得好題目做縱使文章蓋世勳業格天轉眼便成空華若真為性命只默默自修自證以畢此生豈不以此而易彼也

與林益軒

承詢孔門可與共學之旨往復商究若有契于中者非執事樂取人善不存畛域能若是耶夫有必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吾人為世情功利所

渠着自開方便門悠悠度日不肯出頭擔荷只是無志揔使要好亦只在世情功利上揀得些好事去做且如守官清白豈非好事若未忘得富貴之心汲汲然要求好聲好勳業只此便是功名之心未忘得在此必爲渠入之志所以爲難能也吾人今日且未說到可與權地位只可與共學亦未易能若果可與共學從前種種世情功利邪路便須頭頭斬斷一心一意只在道德上討入頭此可與共學之志方是適道之基倂如有志要到長安

不得不尋大路走尋得大路一心一意只在此大路上行方是可與適道力行不息脚跟下站得定不復爲世情功利所移奪方是可與立到此已能強立不反矣然猶未忘得固守堅持之意到得可與權地位方能從容自在變動不居無可無不可珠走盤中了無凝滯此是入聖究竟受用處吾人于聖人之志且未歸一便欲懸想究竟受用何異孩提之童初學行步未免倚墻傍壁放步且未能而遂使之縱步遠適不至傾跌顛仆者幾希矣雖

然始學之與聖人只有先後淺深生熟之殊本無二事只如學步之步與行步之步先後階級一定不容自紊然足之所履實未嘗有異也自要學不明道術為天下裂謂無可無不可後學入事初閒且要有可有不可夫伊尹夷惠豈不足學孟子以為不同道而所願學乃在孔子孔子無可無不可自謂異于逸民逸民固有可有不可者矣夫無可無不可者良知也有可有不可者意見也良知變動周流惟變所適意見可為典要即有方所意見

者良知之蔽如火與元氣不容以並立也學者初間良知致不熟未免用力執持勉而後中思而後得到得工夫熟後神變無方不思不勉而自中道淺深誠有間矣然此中所得無所滯礙之體實未嘗不同也若衰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變必假意見以助發之是猶元氣之不足而反藉于火以爲之用非徒無益其爲害有甚焉者矣蓋不知淺深生熟是謂凌躐不知始終只一事是謂支離知之有漸造衡自權始非至于終而後有終亦非二途

大於底他一些下論之而後能也孫端化二如在

亦別孔子之于三子始終條貫可以默識矣

答宗魯姪

辱翰惠遠及良慰不遺展讀云從兆授衣卜啓乃入無有餘力及於學問此意流傳殆千百年似是而非不可不早辨所謂問學乃具在日履不論閒忙無非用力之地若外見在別有問學所問所學又何事耶大禹八年在外三過門而不入勤勞如此於只行所無事不鑿於智便是禹之問學可于

二氏淪空不改其樂便是類之間學於外此別有
所學忙時是著境便生厭心閒時是著空便生怠
心又何得為同道耶昔者有問先師之教以
為好但為簿書期會所絆不得專業能領先師云
于聖學脉不離見在[illegible]以致知在格物致知者致
吾心之良知非推極知識之謂也格物者體究應
感之實事非窮至物理之謂也自聖學不明儒者
溺于所見不能反身附於文義而不自[illegible]正是
今之學術同異所在

與魏敬吾

吾兄於此件事已知懇切不肯放手不肯歇手但入微一路尚須有商量吾人在世所係者名節所重者道誼若爲名節所管攝道誼所拘持便非天游便非獨往獨來大豪傑無思無爲不是聖諦受用乃是吾人入聖第一著行徑日征月邁兩無相厭惟有此而已惟不能自信未得個悟入處所以未免傍人門戶終日不放手不歇手亦只是世法修行懸崖撒手終是承當未得在

與李見羅

良知本無知如鳶之飛魚之躍莫知其然而然即此便是必有事即此便是入聖之機精采無可逞處氣魄無可用處知識無可湊泊處纔涉精采氣魄知識商量便非無為無臭宗旨此是學術毫釐之辨吾人終日操持懸崖放不得手只是少此一悟或以為要妙或以為荒唐在知道者默而存之可也

與殷秋溟

間近處毀譽之術能平懷視之一毫不動念否乃
是上天以此檢驗吾人定力纔被勘脫便是功行
有滲漏處所謂即此是學非徒挨排道理而已也
古有任生死超生死若死生只在眼前眼前毀譽
利害有一毫動念一不來處便是生死一不來業
子只此一條路更無躲閃處乎若無躲閃臨行自然
無散亂乎時散亂臨行安得有從靜孔門所謂未
知生焉知死已一句道盡是謂範圍曲成通乎晝
夜之道而知軀殼非所論也若夫超生死一關生

知來處死知去處宇宙在手延促自由出三界外五行非緣数所能拘限與太虛同體亦與太虛同壽非思想言說所能湊泊惟在默契而已

與林介山

古人云天下何事苦於眼前不明大事最苦吾兄當此一番境界若果能直證實悟了得此一着大事將無入而不自得矣官之有無名之得喪何異風之過耳尚足以動念哉

與吳中淮

自數年來勘得生死一關明明白白生死如晝夜人所不免四時之序成功者退人生天地間此身同於太虛一切身外功名得喪何足以動吾一念一日亦可百年亦可做個活潑無依閒道人方不虛生浪死耳惟先老師所傳究竟一味未得人承領日夜疚心世間不無豪傑則狡者或失誠實篤厚者或失穎慧所以注念於吾執事尤耿耿不容已不知近來行持更復何似知吾丈愛我信我當不以爲諛悠也

答程方峯

天泉證道大意原是先師立教本旨隨人根器上下有悟有修良知是徹上下眞種子知雖頓悟行則漸修譬如善才在文殊會下得根本知所謂頓也在普賢行門參請歷五十三善知識盡差別智以表所悟之實際所謂漸也此學全在悟門不開無以徵學然悟不可以言思期必而得悟有頓漸修亦有頓漸著一漸字固是放寬著一頓字亦近於必效說便近於忘則必又近於助要之皆

信良知從一念入微承當不落揣擬湊泊一人
猶年方是變識為知方是師門真血脈路世丈謂
區區妙悟神契擺先得之區區實無所得益嘗折
肱於此備有所徵下句爲念世丈種種行持只幹辨
此一事知無別路可走然尚未脫去根種種恭會
養此良知之體使光潔圓淨能寂能照觸處似無
所疑不為無見然尚未離見解若欲度脫生死會
須此出世法更須百尺竿頭進步從何處着腳志

意思只反幾待之

與開順之

來教謂不理人口幾陌不測此等處不可一毫貴人正是吾人精義所在辟之人皮也虵所傷只好自反不能遠避豈可動一毫作惡之心況吾人生于天地之間須令我去處人不可望人處我俗作視履以求無忝此是本分勾當天之玉成吾人不如此不足以任大而遠到也千萬自力

此學無奇特相無些子依傍何可倚靠致良知之外另有出世勾當即是異學

與劉子和

吾輩今日不在知識之多解悟之深其大病惟在腳跟下不肯着實把竟未免在功利世情上作活計終日談說良知種種玄機解悟亦只成戲論譬一一器先受烏頭徙信後雖投以甘露亦皆變爲毒藥矣只緣平時所受的是實病潛伏流注已非一日今日所聞的是虛見腳跟下原是此淵不起以

處見勝實病雖時時發狠徒長勝心未見有分毫補益處也吾輩欲討真受用更無巧法須將此器所受壽樂徹底洗滌令乾淨寧可一生冷淡寂寞不在世情上討些子便宜良知久久歲月始有十分相應處方為不負初心耳此吾與賢契所當共勉者也

山陰王應遴叅校

王門宗旨卷之十三終